

书画



入門系列丛书

学林出版社

无住庵谈字论

于建华 著

画

SHUJIA SHOUJANG RUMEN XILE CONGSHU
WUZHUAN TANZILUNHUA

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
 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
 有峻領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一足以暢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
 雨之

书画



入门系列丛书

学林出版社

無住庵談字論畫

于建华 著

丛书书名

无住庵谈字论画

近代名家书画藻鉴

名家扇书扇画漫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住庵谈字论画 / 于建华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8. 1

(书画收藏入门系列丛书)

ISBN 978 - 7 - 80730 - 495 - 1

I. 无… II. 于… III. ①汉字—法书—收藏—中国②中
国画—收藏—中国 IV. G8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6485 号

书画收藏入门系列丛书——③

无住庵谈字论画



作 者——于建华

责任编辑——褚大为

特约审读——蔡才宝

封面设计——周剑峰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 64515012 传真: 64844088

照 排——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刷 印——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9×1194 1/32

印 张——12.375

字 数——43 万

版 次——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3 000 册

书 号——ISBN 978 - 7 - 80730 - 495 - 1/J · 50

定 价——2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书画代笔(代序)

于建华

倩人代作书画,落上自己的名款,钐上印章,叫做代笔。画一般是这种形式,书法代笔则是连名款都是代笔者一手所写,只是印章是自己的。绘画有的款字出于亲笔,有的则是另找一人代写。与造假赝品有所不同的是,代笔书画是经本人授意而成的。但从实质上讲,出于另一人之手,而署着本人的题,钐着本人的印,仍是属于作伪的行径,只不过出发点有些不同而已。

书画代笔是个古老的话题。唐代张彦远的《法书要录》(洪丕谟点校,上海书画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卷二辑在梁代陶弘景《与武帝论书启》中提到“书圣”王羲之的代笔问题:“从(羲之)失郡告灵不仕以后,略不复自书,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别也。见其缓异,呼为末年书。逸少亡后,子敬年十七八,全仿此人书,故遂成与之相似。今圣旨标题,足使众识顿悟,于逸少无复末年之讥。”王羲之,字逸少,为东晋人,距今一千六七百年,当时即“世中不能别”,可见代笔“此人”与王羲之书法竟没有多大距离,假若“此人”的书迹传至今日,恐怕更无法把他和王羲之的书迹区别开了。也正是因为“此人”有如此“绝技”,在王羲之去世后,才成了王献之(王献之,字子敬,羲之第七子)的书法老师,使王献之名声大噪,与其父并称“二王”。清代梁章钜在《浪迹丛谈》卷九中云:“纪文达(纪昀,字晓岚,谥文达,人称纪文达)师曰:‘右军(王羲之位右军将军,故称王右军)杂帖多任靖代书,盖靖学书于右军,后大令(王献之的官至中书令,人称王大令)又学书于靖也。’事见陶弘景《与武帝论书启》,今尚在《稳居集》中。此事人多不知,即历代书家传记亦佚其名,盖不幸而湮没也。”纪昀所称任靖,看样子就是《与武帝论书启》中提到的“此人”。

关于绘画代笔,还是唐代张彦远的著述,他在《历代名画记》卷九“吴道子传”中有载:“吴忠(吴道子)每画,落笔(即勾完墨线后)便去,多使琰(翟琰)与张藏布色,浓淡无不得其所。”同书卷十“王维传”中又云:“多是右丞(王维官至右丞)指挥工人布色,原野簇成远树,过于朴拙,复务细巧,翻更失真。”这两则是论唐代的吴道子在作佛像壁画时和王维在作山水时叫人半代笔设色的例子。

以上所云,是唐代和唐以前几则著名的书画代笔的例子,索性把话题打开,来把

古今书画代笔的事抖搂出来。

降至宋代，书画代笔之风在官中也盛行开来。于政事上昏庸无能，把大宋江山都丢掉了的宋徽宗赵佶，喜好书画，书法创著名的“瘦金体”，绘画则崇尚细腻生动的画风。据有关专家鉴定，传世所见赵佶的敕书，上面尽管钤着“御书印记”印记，事实上非出于亲作，但不知何人代笔。这倒符合赵佶于“政事昏庸”，说明他不愿意去写乏味少趣的敕书政文，而一心沉醉在纯书画艺术的创作上。但是，有一点始终弄不明白，书画家大都是因为疲于应酬而忙不过来才倩人代笔的，作为一国之君的皇帝，谁敢一而再、再而三地索他的书画呢？况且赵佶本身的书画水平又不比代笔人低，真是让人猜不透。谢稚柳在《鉴余杂稿》（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6月出版）一书《宋徽宗〈听琴图〉和他的真笔问题》篇中说：“据元汤垕《画鉴》，他的意见认为所流传的赵佶的画，不可能都出于赵佶之手，而有许多是画院中人替他代笔的。他说赵佶的真笔，‘余自可一望而识’。”汤垕没有具体说明赵佶的哪幅画是代笔，但代笔问题肯定是存在的。杨仁恺主编的《中国书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5月出版）第四章《赵佶名款的花鸟画及其他》一节中说：“据专家的意见，现存赵佶签押的作品中，如《祥龙石图》（故宫博物院藏）、《五色鹦鹉图》（美国波士顿博物馆藏）、《翠竹双雀图》（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瑞鹤图》（辽宁省博物馆藏）、《芙蓉锦鸡图》（故宫博物院藏）等，其中画面部分间有画院画家捉刀之处。……另有赵佶签押的山水和人物画，如《雪江归棹图》、《听琴图》（均故宫博物院藏）等，专家们亦认为是院中高手代笔。”宋徽宗真会给人出难题，他的书画水平很高，又不是忙于应酬，但为何要屡屡让人代笔呢？为宋徽宗代笔的，虽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当时的文献即有记载。如宋代蔡绦《铁围山丛谈》卷六云：“独丹青以上皇（指赵佶）自擅其神逸故凡名手，多入内供奉，代御染写，是以无间焉尔。”蔡绦是蔡京的儿子，与皇帝相当亲近，他言应该是可信的。

李公麟是个多能的画家，他家有小史叫赵广，“伯时（李公麟字伯时）作品，每使其（赵广）侍左右，久之遂善画，尤工作马，几能乱真。……今士大夫所藏伯时观音，多广笔也。”（陆游《老学庵笔记》）李公麟善画，肯定应酬不过才倩人代笔。有些人不善书画，倩人代代笔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如文学家苏洵不善书，就经常叫儿子苏轼代笔作书。

公元1279年宋朝灭亡，宋太祖的十二世孙赵孟頫降生在了元代。生前“被遇五朝，官居一品，名满天下”的大书画家赵孟頫，被论者誉为“上下五千年，纵横一万里，天下一人而已。”赵孟頫（1254—1322年），字子昂，号松雪。他的妻子管道升（1262—1319年），字仲姬，是古代最著名的女画家之一。她善画竹子，书画均学其夫。《墨缘

汇观》等书有著录,管道升之墨竹短卷,管氏先作竿、叶,用笔较瘦,后经她的丈夫赵孟頫添了不少肥大叶子。《中国书画》(杨仁恺主编)亦有载:“故宫博物院藏有她(管道升)为淑璋画的《墨竹》卷,笔法劲劄,曾经赵孟頫润饰。”还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管道升致三总管札》,第一行和末一行均署名为“道升”,可是一眼可以看出,底字很明显地有“孟頫”二字。想是赵孟頫在行笔时改不了自己的习惯,总免不了仍署上“孟頫”,所以他的改笔一目了然。看样子这是他们夫妻只不过是玩弄玩弄笔墨游戏而已,根本无意作伪去欺骗时人和后人。

明代社会经济日趋发达,商品生产和交换打开了新局面。作为上层建筑范畴的书画艺术,也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成为商品,因此书画作伪的情况较前代增多。一时间古今名家的赝品充斥泛滥,扰乱了书画市场。作伪的手段各式各样,并且花样在不断地翻新。笔者还仅就书画代笔的话题来述一述。

“吴门四家”之首的沈周(字石田)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东原图》,即是被一些专家认定为别人部分代笔的山水卷。还是“吴门四家”之一的文徵明,他的书画代笔相当多,且情况复杂。从传世所见墨迹和文献记载上相对照,能承文徵明书画的衣钵,而且学他的面貌风神很像的,书法上有其子文彭、文嘉和周天球等;山水画方面有他的弟子钱谷、朱郎、居节和文嘉的早年之作。钱谷为文徵明代笔的例子,如明人墨迹中黄姬水致钱谷书札请钱为作乔松大石,以后再拿去请衡翁(指文徵明)亲题。文徵明的弟子朱郎,署自己名款的作品传世很少,似乎他是专为文徵明代笔的也未可知。日本影印的《明贤尺牍》关于文徵明嘱朱郎为其代笔事有云:“今日无事,请过我了一清倩。”“了一清倩”是指文徵明欠的画债,让朱郎过来代笔了结。关于朱郎为文徵明代笔,还闹过一段大笑话呢!当时很多人知道了朱郎为文徵明代笔事,为了讨便宜,便直接找到朱郎索要文徵明款的画。某日,一寓居苏州的金陵人遣家童去朱郎家索“文画”,朱郎与文徵明是邻居,家童误入文宅,将礼金和缣素送给了文徵明,说明来意。文徵明得知真相,大笑道:“我画真衡山(文徵明字衡山),聊作假子郎,可乎?”文嘉的《钤山堂书画记》中也有记述,文彭曾代其父补书苏轼的《前赤壁赋》前四行,而且补的四行苏轼赋文和后面的文徵明的跋语,都是文徵明具的名款。仇英(字实父,号十洲)亦为“吴门四家”之一,他的代笔有些特别:因仇英不擅书,常倩人为他绘画代为署款。庞元济《虚斋名画录》中说,迟云阁主人在仇英临宋代李日希古作品卷后题道:“相传实父画多倩彭孔加代为署款,此卷题名小楷两行,娟娟如洛神……”

除文徵明书画代笔较多以外,既是名书画家,又是显宦的董其昌为最多。根据历代的传说,董其昌的代笔有数十人,至于董其昌倩人代笔的理由可能很多。据《明清

画家印鉴》(孔达、王季迁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董其昌”条有句话这样说:“(董其昌)生平最怜惜其画,贵人巨公郑重请乞者,多请他人代应,大抵出沈士充、赵左手笔。”又据启功在《董其昌书画代笔人考》一文中说:“董其昌以显宦负书画重名,功力本来有限,再加应酬繁多,不能不乞求于代笔。”姜绍书在《韵石斋笔谈》和《无声诗史》中提到为董其昌书画代笔的有赵左、僧珂雪、沈士充、吴振、赵洞、叶有年、杨继鹏等。据云还有吴易,是养在董其昌家中专门替他代书应酬的。朱彝尊《论画绝句》中云:“隐君赵左僧珂雪,每赞香光(董其昌号香光居士)应接忙。”并自注云:“董文敏(董其昌谥文敏)疲于应酬,每请赵文度及雪公代笔,亲为书款。”顾复在《平生壮观》卷十中也说:“先君与思翁(董其昌号思翁)交游二十年,未尝见其作画,案头绢竹缣帛堆积,则呼赵行之洞,叶君山有年代笔,翁则题诗写款用图章,以与求者而已。”程庭鹭《箬庵画麈》卷上亦云:“曾见陈眉公(陈继儒号眉公)手札与子居老兄,送去白纸一幅,润笔银三星,烦画山水大堂,明日即要,不必落款,要董思老出名也。”所载因缘是,当时的名士陈继儒为了应酬需要,想求一幅董其昌的山水中堂,因为时间急,若要真的请董其昌画,不好意思催逼,因此便叫下人直接送纸和润资到沈士充那里。董其昌的画派,据谢稚柳划定,“大致说来在60岁前后是一种体貌,70岁前后又是一种体貌,经常看作是代笔,大体是属于前者一个时期的体貌而不是属于后者的时期的。”(谢稚柳《鉴余杂稿·论书画鉴别》)

关于杨继鹏为董其昌代笔,董氏自己也谈到过。据蒯若木旧藏董其昌信札一册,其中有“友人杨彦冲(杨继鹏字彦冲)精于书画,尝为不肖代劳”之语。据云,董其昌倩人代笔的手段恐被人察觉,他一般喜欢把代笔人的书画亲自送到索求书画者之手,使他们大喜过望,以为出自董氏之手无疑。更为有趣的是,董其昌的代笔把戏也为门客运用,以致闹出笑话。叶廷王官《欧陂渔话》卷一《董思翁论书示子帖》载:新安有一商人,慕董其昌的大名,很想得到董氏的书法,却又怕得到假货,便向董府的门客请教。门客让他备好厚礼,答应给以引见。某日,商人带上厚礼,在门客引见下见到“董其昌”,行过宾主之礼,“董其昌”即令童仆研磨,香墨研好,起身挥毫,随手交给商人,商人大喜而去。次年,商人又来松江,偶然经过松江府署前,见有人被前呼后拥地入府署,一问知是董其昌。商人大惑不解,觉得此董其昌与去年所见那个为自己挥毫的董其昌大不相同。等董其昌再出衙署,商人细加打量,简直一点不像,便不禁大呼上当。董其昌闻声询问商人原由,商人哭诉去年被门客欺骗经过。董其昌听后大笑,便又给商人写了一幅字,商人这才破涕为笑,并拿着真迹展示于人。而人们却说,此真迹不比先前的那幅好多少。这正合了启功所云的董其昌“功力本来有限”。通过此例

看,有些代笔者的水平的高于书画家本人的。徐邦达在《古书画鉴定概说》(文物出版社1981年5月出版)一书中对于书画家本人与代笔者的水平高低亦云:“偶一见到的有僧髡残代程正揆的三扇页,黄鼎代翁蒿年水墨山水轴。髡残、黄鼎的画,其实都胜于陈、翁,这在代笔画中是难得的事。”

与董其昌齐名,时有“南董北米”之称的米万钟,他的代笔人主要有两位,一是胡可复,一是吴文仲,两位都是米万钟的朋友。米万钟不白让朋友为他代笔,总是支付一定的报酬。米万钟有两通信札言及倩这两位朋友代笔之事,信上说:“寄去抚台扇十柄,欲弟子画,烦老丈转送可复兄。须树石奇怪,着色鲜明,方如彼公意。必须五日内完,弟差人赍去。其花鸟必勾染,或可复兄不暇办,烦转善此为之,弟归时如数补谢,万惟留意。偶念方遣使相接耳,弟亦欲荐吴文仲,明日再言之。见文仲时亦可致意,然行甚急,永开言转促两丈速为第一染卷纸,如抚台接去,则弟画便无定期,幸留意,定别有报也。”另一通云:“可复兄卷可曾完否?名画扇毕竟出谁手,祁赐掷下,以便转缴。可应备笔资,惟命是从,径务封送,不必待兄可也。……承可复兄为弟作《移居图》,可得一看否?弟恶况中补得一诗,殊不能佳,此时不暇录,容再送可复兄。”从信上获悉,米万钟的作品有的是辗转代笔,这可能是代笔人与书画家本人的书画风格有悖,才转由另一人去代笔的,但书画作品最终还是盖的被代书画家的印章。米万钟也用董其昌那一套把戏,他本人亲自将代笔作品送给索求者,不使引起怀疑,这也就是他信札中特别强调“万惟留意”之辞的用意了。

至清代,一些著名书画家的代笔很多。社会地位较高或名气很大的书画家,困于无休止的应酬,就往往倩学生亲属、朋友同好去代笔。这些书画家主要有“四王画家”(王时敏、王鉴、王石谷、王原祁)、蒋廷锡、董邦达、钱维城、邹一桂、华新罗、金农、郑板桥、高其佩、刘墉、翁同龢、赵之谦、康有为等;“书法方面当推乾隆皇帝了,另外王士禛、袁枚、纪昀等社会名流,有不少信札也是有人代笔的。”(《中国书画》,杨仁恺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5月出版)载其名者,王时敏晚年有较多代笔,据徐邦达先生考证,代笔人可辨的有王鉴、王石谷、王撰。王鉴代笔中可辨者有王石谷;王石谷的作品中,人物、牛马多由杨晋补绘。王原祁由于受到皇室青睐,政治地位显赫,替他代笔应酬的画家所知有王敬铭、赵晓、温仪等人。大学士蒋廷锡因官大位显,应酬自然不及,马元驭父子常为其代笔。徐邦达认为,蒋廷锡作品所见落“臣”字款,几乎无一不是代笔,代笔人有潘林、许郊等。蒋廷锡尝画塞外花卉70种,为宫禁所宝,流传真迹绝少,间有之,多为马元驭、马逸父子代笔。“扬州八怪”是清代中期活跃在江苏扬州地区的八位职业画家,名满天下,因此代笔现象较为普遍。“八怪”之首金农的不少作

品，多由罗聘、项均和童子陈彭代笔。罗聘也为“扬州八怪”之一，是金农的入室弟子，代笔水平肯定不会太低。举凡人物、山水、花卉和墨梅等各类题材，他都为金农代笔。项均主要代梅竹，而陈彭则纯代墨竹。华新罗的代笔是他的儿子华浚，他们父子的画风颇为相近。精擅指头画的高其佩有名当时，他的外甥李世倬和门人朱伦瀚常为他的大幅指头画代“指”。为书法家傅山代笔的有其子傅眉、其侄傅仁、其孙傅莲苏，真可谓全家齐上阵了。“浓墨宰相”刘墉的妾黄氏，书学刘墉，笔势极似。包世臣在著名的论书著作《艺舟双楫·论书》中说：“诸城（刘墉是山东诸城人）晚书，多出黄手，小真书竟至莫辨。有家书十册，黄夫人原书后诸城批答，皆绝妙。”其实，刘墉的“三位如夫人都是他的代笔人，世传凡铃盖‘飞腾绮丽’朱文印或署款只落‘石庵’两字，并用长方形‘石庵’印的，都是如夫人所书……此外，还有一些人为刘石庵代笔，那就是他的邻居瑛宝。”（《书画真伪鉴别 200 问》，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出版）翁同龢的代笔人是学他书法可以乱真的赵石（号古泥），翁同龢还把自己的两枚印章索性交与赵古泥，使代笔铃印更为方便。赵之谦的代笔据说有王庭训。赵之谦在致王庭训的信中说：“欲求捉刀画大笔，不论几笔，愈潦草愈好。”康有为名声很大，在应酬不过来时，则让他的弟弟康广仁代笔。

在“扬州八怪”中叫得很响的郑板桥为声名所累，常叹不能应酬“万千债负”，所以便常常让门客谭木匠（谭云龙，字子猷）为其代笔应酬解厄。郑板桥曾说：“索书索画，积纸盈案，催促之函，来如雪片，如欠万千债负，未识可有清债之日否？”郑板桥的牢骚还不是因为他“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终于练就了一手绝“活”所致，能去怪别人吗？他还在《范县署中寄四弟墨》中诉苦道：“近时求书画者，较往年更增数倍，都属同年同寅及巨绅，大抵携赠物而来，势不得不为之一挥。早知今日，悔不当不习画，则今日可减一半麻烦。”所谓的“麻烦”可能出在“携赠物”上，于是他在回扬州卖画鬻书时，索性在门口贴出一则《润例》曰：“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盖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若送现银则心中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犹恐赖账，年老神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并附一绝于后：“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这个率直的书画润例，当时传为艺林美谈，还有人把它刻在石上供人欣赏。苦于债压，郑板桥这时选中谭木匠为其代笔。谭木匠“所仿邑侯郑板桥先生书画款识，印章均为托逼肖，赏鉴家几莫辨其贋鼎”。小横香室主人《清朝野史大观》卷十说谭子猷效板桥书画，“佳者几乱真，今人家所藏，贋者十九。”另外，郑板桥的门人刘敬尹、小道士吴雨田也是郑板桥的代笔者。据载，已经 60 多岁的郑板桥

对吴雨田这位当时只有16岁的小门人十分喜爱,他花了将近一年的工夫,悉心教这个小道士门人学他的“六分半书”。学成之后,自然是为了代他的书法提供方便。

满腹经纶的纪昀官至宰相,但他却写不来一手好字。谢稚柳的《鉴余杂稿》(上海书画出版社1977年6月出版)一书《北行所见书画琐记》篇中说:“纪昀试帖手稿一卷,诗共十一首,其中有和御制诗,后附一启云:‘请为托相好代书。’诗后作小楷,稚拙之至,与平日所见者全不类,此定是真笔,纪昀实不能书,即数行馆阁小楷,亦须倩人代笔。世所流传其条幅楹联之类,可知其概非出于本人之手,即此手稿,亦极少见。”

书画代笔不仅盛于民间,清代宫廷中也有代笔的现象。赵汝珍在民国时期撰写的《古玩指南全编》一书中云:“从来书画名家,均有代笔。其代笔之佳者,虽本人亦难分辨,况局外人而又逾数百年之后乎?且代笔之作品,尚有优于本人者。如乾隆之书,多出自张得天之手;陆润庠之书,多为朱孔扬代笔。张、朱之书,确优于乾、陆。只以一非皇帝,一非状元,而屈为人捉刀。”“清代宫廷中的供奉们的作品,可以随便互相题上一人之名以应付差使,贴在宫殿的墙壁上——‘贴落’。例如乾隆时的方琮、袁瑛、王炳(都是学张宗苍的)等人的山水画,有的交叉题款,竟分不出到底是谁画的。”(徐邦达《古书画鉴定概论》,文物出版社1981年5月出版)再如官中慈禧皇太后,也好弄弄笔墨,染染丹青,并且还有时不时用自己的书画作赏赐大臣贴身的习惯,可能有时赐件多忙不过来,于是有女书画家养在官中专为她代笔。据《清朝野史大观》卷一云:“光绪中叶以后,慈禧忽怡情翰墨,学绘花卉。又学作擘窠大字。常书‘福’,‘寿’等字,以赐嬖幸大臣。思得一二代笔妇人,不可得,乃降旨各省督抚觅之。会四川有官眷缪氏者,云南人,夫宦蜀死,子亦孝廉。缪氏工花鸟,能弹琴,小楷亦楚楚颇合格,乃驿送之京。慈禧召见,面试之,大喜置诸左右,朝夕不离,并免其下跪,月俸二月金,又为其子捐内阁中书。缪氏遂为慈禧清客,世所称‘缪老太太’者是也。间亦作应酬笔墨,售于厂肆,颇有风韵。自是之后,遍大臣家皆有慈禧所赏花卉扇轴等物,皆缪氏手笔也。”

民国至今,书画代笔之风有过之而无不及。海上执画坛执牛耳的艺术大师吴昌硕有名于海内,书画篆刻作品有应接不暇之势,“为了应付求画者,便命弟子赵云壑代笔。赵云壑画成后,由吴昌硕审定,认为符合要求了才钤印交件。吴昌硕的山水画也往往由赵子云(赵云壑字子云)代笔。”(《书画真伪鉴别200问》,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12月出版)吴昌硕不仅绘画倩人代笔,篆刻也有代刀现象。“晚年的吴昌硕,篆刻时常是有人代刀的……他的代刀人,主要是次子吴涵和他的弟子徐星州。……昌硕翁的文孙吴长邺先生告我:吴昌硕年轻时,在逃避兵灾的颠沛流离生活中,摔伤

了右臂，终身未能根治，时有发作，疼痛异常。在这当口，求者执意，情难推委，就不得不借手于人了。他给友人龚心钊印的边款上就说明：‘时病臂未痊，为篆石，乞星州为之。’这是他六十四岁的事情，可作一例。……笔者曾见一印，为1892年吴葆初索其治印，边款文字是这样的：‘君遂索刻，臂痛不能应，乞季仙为之，尚无恶态。’表明他在48岁的中壮年，已倩人代刀了……季仙者，姓施名洒，乃是他的夫人。原来她也是一位训练有素，擅长于‘凿山骨’的篆刻家哩！”（《韩天衡谈艺录》，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8月出版）另一位海上画派大名入王一亭亦为名所累，他有一部分作品由高峻代笔。高峻花鸟学王一亭，得其神似。

闻名遐迩的国画大师齐白石，也时常倩人代笔。“他的学生娄师白曾经说过：白石老人70岁以后有代笔，是因为年老眼花，画不了那种细笔的贝叶草虫，就由娄师白或齐子如（齐白石其子）代画。齐白石并对他们说，不要全画完，留下一条腿或两条腿不要画，等到别人来取画时，齐白石再当着别人的面将腿添上，以表示该画是他自己画的。他就是用这假象来欺骗人。”（王以坤著《书画鉴定简述》，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出版），还是这本《书画鉴定简述》，书中关于张大千的代笔这样说：“张大千的山水楼阁画，时人皆知，往往由别人替他画楼阁，他自己画山水。楼阁工细费时，他的作品中楼台殿阁多数为何海霞替他代笔的。”何海霞初学时是韩恭典的学生，专画袁江、袁耀的山水楼阁画，后来张大千收他为学生，也就利用他来为自己画楼台殿阁了。有“南张（张大千）北溥”之称的溥心畲成名之后，求画者甚多，于是便有代笔现象。溥心畲居上海西铜仁路时，与陈巨来相近。“陈巨来看见溥心畲作书画，其速无比，每当画完一幅后，凡须设色的往往让他的如夫人及弟子信笔为之。”（《书画真伪鉴别200问》）

书画代笔自然不是真迹，但这是出于书画家本人的意愿，大都是应酬不过的无可奈何，和社会上刻意造假，牟取暴利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所以觉得还是情有可原的。发生笔者身边和身上，也有书画代笔的话题。笔者的先生洪丕谟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末曾为“补白大王”郑逸梅的书法代了不少笔。1988年6月1日，《书法报》头版发表洪丕谟《书法掌故、收藏、鉴赏家郑逸梅》一文，文中附有署款“逸梅”的篆、隶书各一幅。文章末尾还特地附上一笔：“郑老现已94岁高龄，有时常发心房纤维颤动，所以当《书法报》要载文介绍他时，特嘱文章作者千万关照，希望爱好他书法的青年朋友不要蜂拥而至。因为这里刊出的两张作品，都是他早年或前些年的作品，现在病腕，早已搁笔不写了。”其实文中所附的这两幅篆隶书法，皆为洪丕谟代笔。笔者为了编写《洪丕谟生平》一书，洪先生送给笔者一包别人写给他信札手稿，其中有好大部分是

郑逸梅老人嘱洪丕谟为其代为挥毫所致的函。1987年6月,郑逸梅有一信致洪丕谟云:“徐汇中学校庆,委写书幅,我不能握管,能否请大笔代我一挥?或横或直均可。不求工,聊以塞责而已。”洪丕谟在这封信上注:“1987年6月17日上午收,傍晚即写了‘琢育英才’横幅,引首盖‘一九八七年’纪年印阳文一枚,末署徐汇中学校庆纪念,郑逸梅,图章请他自己补上。”洪丕谟还在信封背面写道:“今后如需其他代笔,尽可示下,亦他日一段掌故也。”从此,揭开了洪丕谟为郑逸梅的代笔序幕。有时代笔,则是逸梅老人示下要写的内容,有信云:“兹还需恳代为写一纸,读神歉歉。不用标点符号,大小照此,不求工整,草草率率即可。”信中另附挥写内容不是郑逸梅的手笔,想是嘱托者代拟好的,内容是:“开明书店创建于一九二六年,是一家坚持出书要有益于读者的进步书店,在认真做好出版工作,团结作家,积累文化和擘画经营等方面形成了独特的开明作风,创办人章锡琛为此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郑逸梅(印),丁卯仲夏。”逸梅老人请洪丕谟代为挥毫的类似信札还有多封。

笔者不才,也曾倩几位艺友为我代过笔。画家刘殿卿兄为我代过花卉,刘牧青兄为我代过山水,书法篆刻家顾翔兄为我操刀代刻过印章。我几乎不染丹青,但山东威海的李洪伟师兄在索了我的几幅拙书送人后,又点明要我画张五尺横披《牡丹图》,说急着送人办事。无奈师兄办事要紧,推辞不掉,我便劳请殿卿兄代画设色五尺整宣牡丹大幅,由我署款钤印掷给了洪伟师兄,解了他的困厄。再有某朋友再三要我画张山水画,有了前面代笔经历,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就倩牧青兄代画了四尺对开斗方山水两幅,也是由我署款钤印,一幅送给了朋友,一幅寄给了重庆石柱县的廖建林兄,参加他举办的“百尺楼弟子书画展览”,权当笔墨游戏,为生活添上点儿趣味。近几年,我刻印很少,手的确生了。除了汇来印资被“逼”无法逃掉外,一般性的应酬能推掉就推掉了。有时朋友硬“逼”,我便请刻印水平在我之上,印又出手极快的顾翔兄代操了几次刀,最后由我刻我的名款,聊以塞责。

倩人书画代笔,也包括刻印章,作为不是牟利的一般性应酬,偶或弄弄未尝不可,也应刻算是很风雅的事儿。但是,如果索求书画的人付了润例,你再倩人代笔则有失道德标准,也就会叫人嗤之以鼻了,所以,书画代笔的度一定要把握好,这样才能称为风雅的事儿。

2001年10月9日于无住庵

目录

书画代笔（代序）

于建华

明初宫廷画家妙作《仕女图》	1
一举拍得清朝的两幅书画	7
乾隆武进士何光昺能书画	10
寿平后裔恽秉怡工书擅画	13
汪圻人物画工整细致	16
道光道士朱旭妙绘《杨贵妃图》	19
道士朱华山水画“笔致秀逸”	22
范玘设冷摊卖书画奉母	24
刘艺《与梅为友图》使人尘俗皆忘	27
陈经精隶书	29
无住庵取得姚琛四屏花果图中之一屏	31
子兰《清供图》堪可清玩	34
吴昌寿这样的官就不怕“见”	36
羊文森乃“巾幗中之才俊”	38
拍得“吉兆”	40
张恒《和合二仙图》“时称妙笔”	43
“查”出锡簪	45
又拍得王荃秀逸拔俗的画	50
蒋兹画兰“别有姿态”	52
蒋君扬“善水墨兰竹”	54
海派画家蒋确“怀奇负才”	56
文学书画家陈豪的《竹柏双清图》	59
徐桢的花鸟画风神灵动	62

蒋旭画兰引出兰之故事	65
拍得状元写的最大的字	67
金声《墨竹图》让人深思	70
举人妻王璐卿《荷塘鱼乐图》真且精	72
浙江皓翰代我拍得宋石年的《锦鸡图》	75
女诗人陈德音《楷书》小联	77
光绪进士宋伯鲁曾参与“戊戌变法”	79
因爱“宜家”，故拍“宜家”	82
又拍到顾让的画，仍查不到其生平行迹	85
程炎山水“有气势”	87
两天中两“遇”都俞	89
光绪进士陈荣昌白描《水仙》、《山茶花》双挖轴	91
又有了光绪进士陈荣昌的书法	93
钟秀峰《读书消暑图》清雅宜人	95
太史公章棫的《草书》轴	98
蒋莲僧的《风送兰舟图》轴	100
光绪举人沈恩孚书法沉劲流动	102
余堃书联字体在篆隶之间	104
丁宝书《花蝶金鱼图》神采生动	106
终于拥有了武曾保的“粗笔设色花卉”	108
出一姚兆“清供”，进一姚兆“群仙”	111
刘未林《行书》屏“目为之夺，神为之移”	113
光绪翰林陆懋勋妙书《陋室铭》	115
陈祖武“书法绝精”	117
民国文人方若的《双清图》轴	119

从藏友手中收进范松的拟古山水	121
说不尽的梁启超	123
胡郊卿画名重南北	127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周震鳞能书法	131
民国书坛耆宿谭延闿	133
“天涯五友”之一张小楼擅书画	137
曹汝霖为“五四”运动学生反对的三名卖国贼之一	139
清末进士张海若于帛书研究有素	142
“义士刘三”的《行草》小屏	145
宋沅隶书楹联书法高古宽厚	150
朵云轩拍得朱峻《果蔬图》册页	152
叶指发《牡丹图》“海味纯正”	157
为顾暑正名	159
陈陶遗《章草》七言对联	161
吴善荫女士水墨写出《三祝图》	164
南社社员邵力子的中堂	166
首次看到顾翔生的画就拍到了手	169
俞淦烦曾是袁世凯的“宫廷画家”	172
南社著名词人王西神极工篆书	175
“停云书画社”创办人之一——十千吕万	179
资料中李野一错再错	181
民国两幅人物画赏析	183
陈摩的画“别有技巧”	187
王钝根被称为南社中能书者	190
半月内拍得两张叶渭莘的画	193

才情毕露的公子哥袁克文	196
民国画家张宜生“擅花卉”	201
周愈《携琴访友图》笔致深沉	203
郑孝胥、郑垂父子被骂为“一狼一狈”	205
抗战期间第二号大汉奸陈公博的《行楷》大屏	208
杨清磐的山水“秀逸入骨”	211
田桓为孙中山刻“大元帅印”	213
朱文侯的《海鲜温酒图》	215
吴昌硕称胡伯翔“有宋元笔意者，胡君一人而已”	218
三湘才子易君左	222
谢豹临写《石鼓文》有文人气	226
朱其石妙绘《李太白词意图》	228
又在朵云轩拍得指画	231
“金陵三画家”之一柳子谷的《山水图》轴	233
方介堪、唐云合写《兰竹湖石图》	236
“云起楼三客”之一刘伯年的画在百尺老屋遇得	240
都冰如为其师节临《史晨碑》	243
“印王”陶寿伯	245
一场拍得两幅袁琴孙的画	248
中国画会会员窦子玉“工书画”	250
一小时内两“见”陶运伯	252
江寒汀画中无禽鸟草虫者则为罕见	254
吴昌硕题赞马万里的花卉“活色生香”	257
“鸳鸯蝴蝶派”作家赵眠云能书画篆刻	260
两任会长同题一幅画	262

钱君匋大草对联奥妙绝伦	264
丕师送我其师潘君诺的《春风花鹅图》	267
一举拍得两张张宇澄的黄山云松图	269
“东方第一老太婆”吴茵能画画	272
从朵云轩拍出丕师投进的应野平《山水图》	274
美术史论家阎丽川教授	277
岭南画派传人许统正的《双兔图》	280
周琴的芦雁画“有边氏遗意”	282
谢稚柳既是书画家，又是鉴定家	284
沈锡纯的《秋英艳丽图》轴	287
汪德祖的《江南好》画轴	289
黄达聪与梅兰芳同师汤定之	291
一次极不惬意的书画交换行动	294
又拍回孙仲威的画	297
电影艺术家赵丹绘画为科班出身	299
丢不下画笔的赵丹	302
又拍得王青之的山水画	305
子画父题	307
贺天健弟子张之阿的《观瀑图》	310
表演艺术家蒋天流能书画	312
带“胡椒”味儿的《夹竹桃图》	314
刘江先生再三为我挥毫	316
评剧大师新风霞乃齐白石的女弟子	318
袁颂珉“背”了其师的亏	321
朱乃正行书苏东坡诗句	323